

辑一

聆听寂静

繁星阅读
优秀儿童文学精选·散文卷



每一天都当成上帝的馈赠与奖赏，
懂得自由呼吸本身就是幸福。
将邪恶从心思意念中驱除干净，
每一刻从心底涌出来的都是感激与爱。

我的中文系

中文系是座山，一座望不见顶峰的山。许多年后回首遥望，感觉自己还在半山腰。当年引我上山的恩师们，却不曾被岁月阻隔，倒是越来越近了，近如头顶星辰。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有一个人，一辈子，都会像仰望苍穹那样，如此深情地敬畏与凝望他们。

一辈子，也不够。

*

在中文系，我最先认识的是教写作学的丁伯铨老师。他白白胖胖、五官分明，最分明的是他的嘴和眼，线条像工笔画。老师讲课铿锵生动，至今记得他剖析《陈奂生上城》。小说经他一解，如同电影，人物的内心与作家的匠心水落石出。我不知道写作学可以讲得人眼睛都不眨的。丁老师动情处嘴角颤动，目光如炬。

听他讲课，每每忘记在课堂，似乎走进了剧场，或者是灵魂解剖堂。感动和领悟发生在一些不知名的瞬间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我的神经从没被一张嘴调动得如此紧张。



中文系另一张奇异的嘴属于柳士镇老师，他教我们古代汉语。柳老师旁征博引，引经据典信手拈来。他的批注密密麻麻，细致到不能再细，让你醉生梦死又落到实处。讲着讲着他就吟诵起来，高大的身躯纹丝不动，全凭一张嘴。以至于他一吟诵，我就觉得像谁拧开了很粗的水管子。

从没见过一个人如此流利地吟诵古文，诗文大段大段如飞瀑直下。柳老师进入境界不仅会诵，还会唱。那份娴熟和痴醉，让人无法不深信古文的美丽。

我常常边听边发誓，回去要下力气背。如果文章能吃，我一定愿意当饭团啃。许多清晨，我流连在草坪上诵读。我多希望把文章背得像柳老师那样。

这简直叫人绝望——即使四年天天背，即使背得下所有的古代汉语，可在老师面前，注定不过是汪洋一滴。我神往着，又惶惑着。

听柳老师的课该当激流勇进，但听老师张的古代文学，那就如临帖、刺绣、舟行、云游了。那是一场甜蜜、浪漫、酣畅的精神遨游和闲庭散步。老师张体态微丰，有一口洁白得厉害的好牙，每每念起“蒹葭苍苍”，他“巧笑倩兮”，吐词优雅，手势婉约，目光悠悠，通体抒情。让人怀疑他是昆曲里走出来的书生。

听老师张的课是一场熏陶，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情调，从他笑意盈盈的眼神、洁白整齐的牙口以及他的白衬衫和深色西装上，

不紧不慢地氤氲开来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下意识地叫他老师张，可能觉得他的优雅浸染了英式情调。

我在他的课上总有微醺的甜蜜和幸福，陶醉得不知所。他的课安排在上午第四节。大凡这节课神经都被饥饿感操控，但老师张的课例外。他每每让我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在他的课上忘却饥饿不算，就算下了课，去了食堂，嚼了饭食也觉得乏味。

最珍贵的是张宏生老师的笑，那种由诗书日久天长浸泡出来的旷达和温暖是多么难得。他的笑一如蒹葭，谜一样眩惑着人，似乎在说：读吧，读典吧。

中文系的老师大都爱笑，想起他们，常常是一张张笑脸在脑海中荡漾。

其中一张格外独特。

老师显然已到退休的年纪，她是临时来给我们代课的。她蹒跚着走上讲台，往下一望，立即获得了大地回春般的激情。未开言，先怒放了她的笑。整节课，她始终如一地微笑着。你可以相信她深爱着讲台，深爱着诗文，深爱着我们，她爱起来会有跑马拉松那样使不完的力气。

老师用她年迈沙哑的嗓音给我们讲解，我早已忘却她讲的哪一段。不是在今天忘却的，而是当年就模糊了。她为哪一段课文讲解已不重要，她的昂扬、乐天和无边无际的爱笼罩着我们，我



们像一支支糊涂又贪婪的吸管。

老师边讲解边在黑板上板书。兴起，伶俐一转身，在黑板上一笔画出一片竹林，简直像个舞者。

那竹清新独立，从她手中一笔一笔生发，伴随着她的吟诵拔节向上，独立于世，近乎成为一种象征。

我永远记得她花瓣般的笑纹深处那双如婴儿般透亮天真的眼睛，活泼的，像一对游动的鱼。

*

中文系只有一位老师不笑，他给我们讲解明清文学。他的方言莫名其妙，简直比日语还难懂。我理解他不是不爱笑，而是我们的表现着实让他笑不出来。

那时候我们读大三，不仅会迟到早退，还会逃课旷课。签到时，台下黑压压的一片，等到上课，就稀稀拉拉地少了。

我们还擅长挂羊头卖狗肉。明明是上明清文学，桌上摊开的却是《包法利夫人》。上这位老师的课，带小说的人最多，课堂上每每一片寂静。看累了，抬头发现老师在殷勤地板书，颇感好奇，同时也好生羞愧。于是勉强听两句，可又无法听懂，只好垂头去读小说。

老师的定力惊人的好，他从不受我们的影响，自己上面口若悬河，如琢如磨，只是自己跟自己认真了。我们统统勾着脑袋在小说里优哉游哉。

老师不仅定力好，心胸也格外宽厚，从不计较我们。我们看小说他不管，我们趴在桌上睡觉他全当没看见，迟到早退逃课他见怪不怪。他不批评，不惩罚，不记黑名单，更不去教导处告状。他是真正的为人厚道，我们却一再放纵自己。发展到后来，来上他的课的学生寥寥无几，好像只有傻帽才去听似的。

最滑稽的一回，台下就坐了我和另一位男生。向来波澜不惊的老师不禁抬头望了一望。不过，只是抬头望了一望，他就开始讲课了。

我在下面却如坐针毡，谁料课讲到一半，那位男生也不想做傻帽了，夹着书提前退场。

老师真正海量啊，他如常地讲课。我认认真真听了十五分钟，可惜我一个字也听不懂。望着他一脸泰定，我不禁纳闷：是什么给他这么强大的定力和耐心，他居然不生气，居然不尴尬，居然不拂袖而去。我真想试试我走了留下他会怎么样。他会不会对着空空的教室滔滔不绝，最后拍拍手说：“下课！”

他真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啊，这种泰定简直可算疯狂，我被他深深折服了。因为这节课，我们结成了奇怪的友谊，写毕业论



文的时候，我心心念念选择了他。

我哪里会写什么论文呢，大概想着他会海涵，半抄半摘、东拼西凑好歹写出来一篇。

论文最后要送到导师家里。没想到老师居然有位鸚鵡般漂亮的太太。她细皮嫩肉，能说会道，厅堂内外光洁锃亮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有个美丽的硕士女儿。老师笑呵呵的，不胜喜悦，和课堂上完全两样。

老师给了我一个相当高的学分，我一直怀疑他是不是出于对我的感激，总之肯定不是因为我论文写得好。

多年后我逛旧书摊，在一堆乱石样的古籍图书里，无意中翻到老师的著作，名字与唐圭璋排在一起，不禁讶然。

*

我曾开了好几次头，想认真写一写高晓方老师。可是每每觉得笔力不足，无以为继。实际上也是因羞于面对自己，或者不肯轻易放过对自己的责罚。

高老师长着一双安静的大眼睛，线条深阔的双眼皮，有几分母性。后来听说，好男人面相上总会带一丝母性气质。他的大眼睛像水池一样，蓄养着敦厚与仁爱。朝你望过来，除却温暖，还

有一份孩子式的无辜和单纯。似乎在羞怯地问，我打扰你了吗？
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妥？

一般绅士，爱将“冒昧”二字挂在嘴边，高老师是一点一滴地把它们望出来给你。涉世多年，再也没见过像高老师那么谦恭虔敬的人。

高老师的衬衫不是蓝就是白，常年穿布鞋。高挑笔直的身躯，无端地让人联想到他的品质。黑发纹丝不乱，上上下下透着朴素、周正、洁净的味道。外套哪怕旧了，也不见一丝皱褶。

老师往大家面前一站，双手有礼地交握，唇未启先微笑，轻度鞠躬。要是提问，必定大幅度地弯腰喊“某某小姐请”“某某先生请”。答对与否不重要，他会羞赧一笑，把脸都笑红了。

当学生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被老师尊为“小姐”“先生”，刚开始大家都痴痴地笑，觉得受宠若惊。另外也觉得滑稽——这是上课，又不是进馆子吃饭。

一学期听下来，高老师与我们也已相熟，可他终未改口，从不随便。待我们谦恭一如初次谋面般地谦恭，虔敬一如初次谋面般地虔敬。这时候再听他口口声声“先生”“小姐”，就有了另外一重味道。那是属于高老师自身的味道，和他母性的情怀、素朴的衣装、恭敬的举止、严格的自省格外合拍的味道——谦谦君子加书院夫子的味道，一种四书五经才能熏陶出来的格调。



高老师教我们很枯燥的工具书如何使用，很奇怪上这门课带小说的人甚少，迟到早退逃课旷课更是没有。即使有同学带了小说进课堂，最后也是遮遮掩掩不大好意思翻。更奇怪的是，高老师设在暑期的课题研究竟有十多位同学选修。

选修的人上午集中去中文系，跟着高老师查阅工具书，确定论文选题，分类收集资料。很琐碎的事情，大家在吊扇下面敛声静气地做。高老师弓腰轻言细语辅导，无限殷勤，无限细致。一时间，我们似乎也感染了他身上的学究气。

假期的校园别样安宁，同宿舍的七个疯丫头回家度假了，不再叽叽喳喳喊我“中文系”。我愿意跟着高老师做课题只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我也贪图独居一室的悠闲。

我的课题是《红楼梦里的丧葬风俗》。上午在《红楼梦》里晕头转向地兜圈子。下午和晚上，我一头钻进可以称得上浩瀚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。

我真是低估了巨著的力量。

至今记得读完《战争与和平》的那个夜晚，一个人在幽静的校园里走。当时觉得，即使那样走三个月、三年、三辈子，也无法走出《战争与和平》。

我简直觉得之前就没读过书。

不知不觉，我跌入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寂寞和癫狂，惆怅与忧

伤不知发自哪里。城市正好进入雨季，连绵的阴雨加上《红楼梦》与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把我愁得不成样子。

高老师几次问我，韩小姐，你没有不舒服吧？

论文一画上句号我就跑了。我逃了高老师的课，凄凄惶惶，去投奔一个朋友。

深夜敲开门，真是活见鬼——朋友见了我以为是“鬼”不算，当时朋友家正在办丧事。八十多岁的爷爷死了，老人怕火葬，他们要连夜偷偷埋了他。

丧事无声无息，按照礼俗办了整整一夜，仿佛在演绎我的研究。

高老师最后两节课没见我，深感不安。行事严谨的他百般打听，却无从知晓我的去处。

偏偏高老师认定我是个好孩子，他认定我不会无故缺席，认定我离开一定会找他请假。这样一来，他就觉得我可能遭遇了某种不测。结果他慌慌张张连夜找到了校保卫处，保卫处立即通知家属，一时间所有人都慌作一团。

我惹了这么大的乱子，自是羞愧。高老师一句话没怪我，他送我一网兜苹果，谦恭地嘱咐，韩小姐，往后要注意身体。

当时的高老师满嘴生泡，我抱着他的苹果真正叫汗颜啊。如此谦恭虔敬的一个人，我却辜负与伤害了他。

大四的时候，高老师不教我们了。只是为论文找过我，修改啊



校对啊，不厌其烦。论文赶在毕业前出版，还召开了研讨会。轰轰烈烈，我却提不起精神。我怕见到高老师，一直觉得羞以应对。

真不知道当年我是怎么处理他的苹果的。

多年来，那些苹果一直水灵灵的在我心头。

我多想通过文字向老师忏悔呵。我有多思念他的虔敬、敦厚、古朴，就有多愧疚与不安。我在心底无数次对高老师说：原谅我吧？！

只怕，高老师听了，大眼睛里又会涌出孩子式的羞怯：我打扰你了吗？我有什么做得不妥吗？

*

前不久，我牵着孩子逛夜市。嘈杂的市声里，忽然听到久违的一个女声——饱含着文学品质的声音。其实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周晓扬老师的声音，它在类似空谷一样的高度和纯度上回响，空灵悠远，激扬清澈。听得出，周老师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屈和志向，那或许就叫愤世嫉俗。

周老师当年三十五岁上下，白净端庄，戴黑框眼镜，目光平直得像射线一样，有临空和横扫的力道。她披着长发，水杯是深咖色的，杯盖奶白色。我非常喜欢她洁白的手指拧开奶白的盖子喝水的

样子。我觉得她喝的不是水，而是深谷醴泉，不含俗世烟火的。

周老师像劈柴一样给我们分析文学作品，力度和深度拿捏得恰到好处。上她的课，人人都会被她的深度唤醒，然后变成一座座庄严的山脉，空谷在课堂当场生成，她在我们中间声声激扬。

当年热衷创作的我，曾请她看过一大摞不成文的东西。真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完的。事毕，她用红笔跳跃着写：感觉不错，不要着急，等以后有了生活就能写得更好了。

我一直把她话视若珍宝。

我们的另一位女老师姓倪，她娇巧玲珑，喜欢把头发剪成各式各样的短发。但不是时下流行的那种白领短或男性短，而是俏皮的活泼的清新的短。那样的短发配上米色毛衫、浅蓝仔裤或白球鞋，真的轻盈得似能立于人掌心般可爱。

老师叫婷婷，她不是芭蕾舞演员，但她穿着米色衫裙站在讲台上，真像芭蕾仙子。她不用香水，但她喜乐的笑靥、洁净的声音、清朗的讲述，总让人觉得她很香很干净，仿佛她灵魂里能散发出香气。时隔多年，我想起她仍会情不自禁地吸鼻子。

她趴在讲台上笑呵呵地告诉我们：“我们家那位最大的爱好就是买书——”这句话让我们感觉到她有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。她的轻盈和开心就像藤上的果实，生发自然，有根有据。

婷婷老师轻盈的身子壳里却深藏着惊人的思想，在学术论文



榜上，总看见她的名字排在前面。严正的学术会议上，若是由她发言，她那喜滋滋的一番温言软语，每每博得全场雷动。

就是这位灵动的女老师，语出惊人：“我发现了你们当中有一位天才。”老师语毕故意停顿数秒，吊足了大家的胃口，笑容灿烂而明媚，然后才慢悠悠地说出一个女生的名字。女生顿时面若桃花。最可爱的是老师自己也面若桃花，好像一个害羞孩子。

*

还有一位老师，我不是经常想起他，但是想起来，心中便会涌起玉一样的温润。他教我们民俗文化，五十开外的年纪，有着甬提多纯正的男中音。后来才知道，如果他声音不纯正也讲不好民俗文化，课堂上他常常讲着讲着就忘情地唱。同学们开始不好意思，后来习惯了，甚至大胆了，老师讲到深情处，就有男生叫场子：“唱两句。”

老师嗓子也不用清的，扬起眉毛就唱。为了不影响别的班上课，他必须把歌声压低一些。老师唱的都是民俗小调，不长，曲子清新风情，别有野趣。老师唱着歌顺便讲起他们采集歌的经历。我便梦想着毕业后去研究民俗文化，戴上草帽跟老师去乡野，寻觅那些会唱歌的老农。

这样风雅轻松的课堂某天却寂静下来。

那日清晨，老师迟到，向来齐整的头发有一缕在头顶翘着，灰夹克大敞，风尘仆仆。老师把他的包重重地放在讲台上，低垂眉目和双肩，良久才严肃地说，对不起。

教室里静极了，大家抬着头齐刷刷地望着他。老师深呼吸一口说：“跟大家说件不幸的事。刚刚过去的七点钟，我的爱人，你们师母，在上班途中，不幸被一辆大卡车撞成重伤，目前正在医院救治——”

我们统统愣住了，没有一丝动静，连喘息都没有，教室里庄严得像在举行一场仪式。

老师顿了顿，另起一行：

“师母为人质朴，天性善良，业余时间，给我很大帮助。可以说没有她，就没有我的今天——”

老师简直是以哀悼的姿势和腔调一发不可收拾地叙说着。我们从没上过这样的课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念、心疼和敬重。老师如丧考妣，说完双目晶莹。

大家一再沉默着，除了哀痛未曾谋面的师母，还哀痛我们的老师，哀痛他们的遭遇。短短几分钟，老师领我们走过了他长长的一辈子，我们仿佛看见了他的爱情，书上读来的倒无一例有这番美了。



好不容易老师才调整好心绪，振作起来上课。只是老师好像一下子老了，眼袋沉沉地耷拉着，再不是那个为我们轻歌曼舞的人。

后来师母很快康复了，老师也渐渐恢复往日风采。那不过是场虚惊，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课。我相信只有在南大中文系的课堂，才会欣逢那样的浪漫。

*

2002年南大百年校庆，我与师姐谢倩霓一起返校。楼梯上我们嘻嘻哈哈：“如果见不到吕老师，就等于白回来啦。”

突然头顶响起一个声音：“你们的话我听见了。”

正是吕效平老师，真是太有戏剧性了。

吕老师高大昂扬，大二时做我们辅导员，一见面就给我们做了三十分钟演讲。认识吕老师其实三十分钟嫌多，只要听他五分钟的演讲就会终生难忘。

身为剧作家的吕老师口才与激情真叫浩荡。三十分钟，他可谓句句经典，每一句都荡人心魄。完全可以刻下来挂在书房做座右铭。难忘他那句“走出你的一亩三分地”。

末了他嘱咐我们：“不管遇到什么难处，你们都可以来找我。即使杀了人，也没关系。放心，我不会惊诧，我会永远理解你们，

像你们渴望的那样——”

我们班五十三位学生，顶多闹点儿恋爱风波，不可能杀人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找过吕老师。我没去过，但每每心情惨淡，总会想起他的激扬，属于他的那份火热和光明就会穿越黑暗来到面前。他是一个想想就让生命变得阳刚的人。

当年礼堂连续两周演出吕老师自编自导的话剧《假如明天没有太阳》和《歌声遥远》。两场戏我看了又看。

其中一幕，男主角很响地打了女主角一记耳光，每次戏演到那里，我暗中就觉得惊心动魄。

吕老师的话剧场场都是灵魂的拷问。那阵子我被他问得不行，往往看一半就得到外面透气。中途一回，我竟然撞见了吕老师。他汗津津地抱着两箱可乐往礼堂直奔，像个跑堂。这与他在戏剧里毫不留情地批判和追问的激情惊人相似。我仿佛看见他握笔在纸上冲锋，汗津津地势不可挡。

毕业前我去老师家，标杆样的吕老师当年住在逼仄的小房子里，有一个热带水果样的儿子和咖啡气质的妻子。吕老师卷着衣袖，手上带着洗碗水的珠子。那瞬间我同样震撼，一如面对他的话剧。

母校110周年校庆，又一次赶上吕老师的话剧。小礼堂和从前一样座无虚席，舞台上灵魂的拷问一如当年，观众的掌声也一如当年。



于幽暗中，我在礼堂最后撞见了吕老师，他静静遥望舞台，安闲又炽热。他离舞台最远，可他分明就在台上。老师说过话剧是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，我感觉他就是那清醒、无情的淬火者，他就在火中央。

*

大学四年我学得最好的一门课是美学。

美学老师周宪不是兴奋型的人，但他的声音里却似乎有一种兴奋剂。犹如乐器，冰冷抽象的外表却每每涌出摧枯拉朽的激情。

周老师冷冷地站在讲台上，望着对面未必存在的某一点开讲。讲着讲着课堂就活跃起来了，学生们的情绪也就高昂起来。无怪乎，老师实在博学。

听周老师的课，我总是兴奋得想把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。我是那么珍惜这位老师的讲述，甚至企图记下他那些无法记录的停顿。

只有一次我没记，因为我实在不想错过老师那微微发红的脸颊、兴奋闪烁的眼神以及在空中挥舞的手势。

周老师讲起了创作，突然一拐弯说起他那远在海外的朋友。朋友是位抽烟的女作家，灵感来了就在香烟壳上写，字字如诗。